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九十五回 天理循環請君入甕 人心叵測縱虎歸山

自此之後，潤生便不十分肯聽紅珏的話了。遇著買長買短，要錢用的時候，紅珏也教潤生拿出來，她還說：「女子嫁了男人，原是靠他吃飯過日子的，若仍要自己開銷，要男人做什麼呢？」潤生本曉得紅珏手中略有積蓄，以為弄著了她，一生吃著不盡，豈知遇著她牢守關閉主義，件件開銷要自己花錢，而且管束得非常嚴緊，出入須有一定時候，誤了鐘點，便不免盤問根底，牽枝接葉，比著娘教訓兒子還利害幾分，因此更有十二分的不願意。同居未及一月，氣倒洩了好幾場咧。那日潤生又要出去，紅珏看他揩臉，梳頭髮，照著鏡子，分清了頭路，又把生發水灑上許多，換了雙新洋襪，新鞋子，穿袍著褂，把一頂新買的灰色白邊呢帽，拿在手中。紅珏看他打扮，也不做聲，等他色色定當，將要出門，始問道：「你到哪裡去？」潤生說：「有朋友約著吃茶。」紅珏問朋友為何約你吃茶？潤生說：「因他欠我五塊錢，約的今天在茶館中還我。」紅珏說：「原來你是要錢去的，不是借錢去的。既為要錢而去，緣何這般的打扮，鞋襪都換新的，若為借錢，或者要打扮體面些，好哄哄別人呢。」潤生不睬他，正待走時，又被紅珏喚住了，問他多少時候可以回來？潤生答道：「大約兩個鐘頭。」紅珏指著鐘說：「現在剛八點鐘，兩個鐘頭，便是十點鐘，算你路上來去一刻鐘，你在十點一刻回家，是不是？你把身邊的表和鐘上對一對準，免得少停看錯了。」潤生笑答道：「決不看錯的。」說著跑了出去，究竟是否赴那朋友之約，且且休管，只說他回來時候，已十一點鐘有餘。紅珏見了他，不問別話，先問他：「鐘上什麼時候了，我看不仔細，你告訴我。潤生知道就有問題發生，先說：「我同幾個朋友閒談閒談，不知不覺已這般時候咧。」紅珏說：「我問你幾點鐘？沒問你同朋友閒談的話，你別纏錯了。」潤生始說：「鐘上十一點零五分。」紅珏又問：「你出去什麼時候呢？我倒忘懷了。」潤生不言。紅珏說：「你為甚沒回答呢？難道你也忘懷了不成？」潤生無奈，只得答道：「八點鐘。」

紅珏道：「啊喲，你說兩個鐘頭回來，現在不是三點鐘有餘了麼！請你拿表出來看看，還是你的表慢，或者我的鐘快了。」潤生紅著臉說：「我對你說過了，因同朋友閒談，忘了時候。」紅珏道：「奇怪了，你出去時候，說為要錢，回來便變作閒談，究竟是閒談或是要錢，請你想想清楚，別前言不答後語呢。」潤生不語。紅珏陡把粉臉一沉說：「你原來還要掉我的槍花。我從姓袁的那裡出來，也因地常在外間不回家內，所以跟了你，預備兩個人天天在一起作伴的。誰知你現在專門掉我槍花，時常溜在外面，我跟你所靠什麼？銀錢既沒姓袁的那裡使用適意，場面又沒他那裡闊綽，我降格從你，若仍和當初一般的在家獨守，倒不如不出來了。」

潤生聽她口口聲聲，說自己不及姓袁的，不覺老羞成怒，順手把台上兩隻茶杯，甩在地下，厲聲道：「你既知道我不及姓袁的，為什麼要出來跟我呢？若說我多了一個女人，未必就和吃了官司一般，腳都不能向外搬了，朋友也不能相聚了。誰家婦女拿男人這般管束的？真正豈有此理。」說罷一發狠，又將鍾旁擺設的一對洋磁人兒也摔碎了。紅珏見他挺撞，不免怒氣填胸，就此嚎啕大哭。潤生卻一味的招擲物件，把娘姨嚇得魂靈出竅，勸又勸他們不住，只得分頭去請紅珏的姊妹們前來勸解。無雙這一天，恰因懶於起身，便連底凍在床上，得知紅珏家中洩氣消息，曉得他男女兩個，性情都是暴躁的，深恐鬧出大事，只得起來。又因沒梳過頭，髮髻困扁了，便拿一條線毬兜著出來，坐黃包車前去解勸，心中以為半夜三更，決沒別人看見的，豈知剛被俊人在途相遇，追蹤而往，險些兒鬧出一場大大的笑話。現在無雙將一情一節，告訴俊人知道。俊人歎息道：「上海很有班女人，適意日子不肯過，卻偏要鬻著出來，及至知道光景不如從前，可已悔之無及了。即如紅珏後來結局雖不可知，然而眼前豈不枉惹許多煩惱麼。」

無雙默然。俊人今夜本預備往卡德路姨太太那裡去的，現在既來之，不得不姑安之，便在無雙這裡住過一宵。次日早起，急忙趕到卡德路公館中，姨太太已哭了一夜。因她身子有病，要求俊人多陪她幾時，俊人答應她夜夜陪的，昨兒一夜未去，不免累她望穿了盈盈秋水，想想自己有病在身，他還忍心丟我不問，冤苦之極，不覺痛哭。俊人又不能竭力安慰，這一天大好工夫，也就消磨在鏡台妝閣之間。伯宣所托他設法，為姨奶奶開脫虐婢的罪名這件事，竟忘一個乾乾淨淨。傍晚時候，俊人正在樓上伺候姨太太服藥，忽然娘姨上來報說：「有客人求見老爺。」

俊人不知是誰，匆匆奔到樓下，一見面才知就是伯宣。俊人見了他，也想起昨兒他所托的話來，暗暗說聲慚愧，卻見伯宣滿頭流汗，面色張皇，說話也有些氣喘，對著俊人說：「俊俊俊翁，今天這件事，究竟怎麼樣辦？現在他們判小妾押女所三月，這這這便如何是好？」俊人聽說，也陡的吃驚不校暗想這案怎樣辦得如此之重，實是我誤他的事，沒請個律師辯護的緣故。此時不能承認自己疏忽，只可假作癡呆，說那律師怎樣辦呢？伯宣驚道：「我沒聽得有律師埃」

俊人假意失驚道：「阿喲，那一定是律師弄錯堂期了。昨夜我從清和坊出來，當時便替你去尋找律師，恰值他應酬未回，我便留一張字條，在他家內，開明案由，教他今天早起到堂的，難道他昨夜沒回家不成？這可糟了，現在怎樣呢？」伯宣噓氣說：「還有怎話，早已判決的了。本來小妾不肯上堂的，我因昨兒聽了你老兄的金口玉言，所以教她放大了膽前去，偏偏我自己銀行中事忙，不能陪她，只命一個娘姨相伴上堂。我以為有你老兄在內照顧，便可諸事無礙的，豈知適間娘姨回來報信，說奶奶押起來了。又說堂上連口供都沒問著她，只憑巡捕房律師的聲訴，就判押女所三月，這分明被告一面沒有律師，我以為你老兄和我知己之交，決不致作弄女流，但這件事究不知怎樣辦的，我實在不明白得很。」說罷，眉尖緊皺，雙手亂搓，切齒搖頭，大有不信任俊人意思，只是赧於出口罷了。俊人也十分內愧，忙道：「伯翁你休著急，這件事務須調查一個明白，究竟屬於律師辯護失敗，或是他誤期未到，然後再定方針。」

伯宣頓足道：「還有什麼方針！告訴你，堂上沒有我們的律師，教誰替她辯護呢？」俊人說：「不妨事，雖然判決了，還可要求復審的。」伯宣喜道：「可以要求復審麼？」俊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因會審公堂，沒上訴機關，判決如有不服，盡可要求復審，那是一定之理。」伯宣聽說，一臉愁雲，頓時開霽，說話也和平不少，對俊人道：「這樣仍勞俊翁的大力，你講的那個律師，拜煩馬上伴我同去一趟，讓我也好重托他一下子。」俊人說：「昨兒那人既已誤了我們的大事，我們休得再請教他，不如另換一個律師便了。」伯宣道：「隨你大裁就是。」

當下俊人上樓，稟明姨太太，始伴著伯宣同去請律師，講明案情，幸虧尚有要求復審的理由。不過這一堂某國領事判決，必須待下一堂原領事復審，不免有屈姨太太在女所中耽擱幾天，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。後來幸他們所請的律師頗有面子，復審之下，竟得易科罰金，免罪出來，然而姨太太已因驚成病，未幾就玉殞香消，與世長辭。伯宣一場官司，花費銀子半千以外，丫頭還不免發濟良所留養，可謂人財兩空。但他猶深感俊人幫助請律師的恩德呢，這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再說這一樁虐婢案初次判決，喧騰各報，所有伯宣姨奶奶的幾個女朋友，都得消息。賈少奶歡喜非凡，等琢渠回來，拿報紙他看，說：「你見過一件新聞沒有？」琢渠道：「可就是趙家那句話麼？」賈少奶說：「正是。你快替我寫封信到北京去告訴媚老二，她知道了一定歡喜。」

琢渠搖頭道：「你們這班女人，就是幸災樂禍的不好。人家既已遭了這種晦氣之事，我輩朋友，只恨不能幫她守守秘密，如何再可給她傳揚開去，坍朋友的台，我可沒工夫寫信，明兒齊老八同刀疤老五的小公館要搬場了，房子內佈置還沒定當，我明天一早就要幫他們去收拾，他們定在飯後三點鐘進宅，時間十分侷促，我今夜非早些兒安睡不可。」賈少奶哼了一聲道：「你這般替他們起勁，得到多少好處沒有？」琢渠道道：「好處須望後來呢，焉有相與得不多幾時，就轉別人好處念頭的。」賈少奶冷笑一聲道：「我看你拍人家馬屁拍了一世，到現在仍舊是一個窮漢。須知普天下惟有靠本領吃飯，那才是真能為，拍馬屁的有幾個發財呢！」

琢渠道道：「你一開口就是這許多嘮叨，我要睡了，沒工夫同你多話，你吸你的鴉片煙罷。」說著自己解衣上床先睡。少奶奶手中裝煙，口內還唧咕著，但琢渠已呼聲震耳，早向黑甜鄉中覓取富貴去了。次日他醒時，少奶奶還上床睡熟得不多工夫。琢渠不敢驚醒她，自己躡足下床，叫人打水淨面，買一團菜飯吃了，先往大馬路糕團舖中，定一百饅頭蒸，開地名叫店中人飯前送去，一

面又到木器店內，問知傢伙俱已送去了，他忙慌趕到馬霍路齊八所借的新房子內，卻見一班木器司務，已七手八腳的，在樓窗口吊物件。琢渠又三腳兩步奔到樓上，因刀疤老五昨兒曾親自囑咐他，某物安置某處，某地設床，某地置櫥，恐別人不知，錯排地位，因此不得不親自指揮。

做書的趁他忙碌之際，偷閒為列公交待，這刀疤老五，並非男子，乃是一個女郎的芳名，因她鬢腳旁邊，有一條深而且長的刀疤，故而有此諱名。據說這刀疤來歷，甚為希奇，乃是一個做包打聽的外國人所砍，為何下此辣手？實因嫉妒起見，此女的品行，已可想見。但這老五年紀猶不滿二十，出落得十分齊整，粉面上雖然有這一條刀疤，卻還不遜她嫵媚之致，有幾個熟悉內容的人，都說她拜過老頭子，是個女幫匪。然而觀其人嬌小玲瓏，真有所謂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的丰韻。齊八同她相識未久，乃是琢渠的介紹。琢渠卻在他姘婦鳳姐那裡得識老五，雖然知道她名氣不好，但自己一心指望巴結富豪，故也顧不了這些小節。自以為老五雖然放蕩，若與齊八相交，錢既可以任其花用，男的品貌亦甚翩翩，料不致中道而廢的。

老五亦久慕齊八的大名，當初玉玲瓏出殯時候，她也曾親睹一切，心羨她遺下的十萬金剛鑽，尚未有受主。其實齊八早已變賣罄盡，贖回地產，但這是內部之事，老五那裡知道。故聞琢渠說要替她同齊八介紹，真是求之不得的事。雖然自己眼前還有個合肥張老四包著她，每月三百元貼費。現在既有十萬金剛鑽的希望，她自然也要棄舊從新的了。講齊八也是攀花折柳慣的人，豈有不知老五聲名狼藉之理。恰值自己獨居無偶，得她相伴，卻也未為不美，因此兩個人便混到一處來了。起初並沒借小房子，琢渠常伴齊八到老五家中。老五隻有一個老母，抱的金錢主義，門戶由她女兒開放，張來張好，李來李好，一切任其自由，自己並不過問。不過在她家內，有時張老四來時，彼此免不得要避面，所以齊八頗為不便，欲教老五割絕姓張的不來。老五推頭姓張的乃是他的朋友，自己沒法可阻止他，除非我們倆另搬一個去處，這便是老五升堂入室，逐步緊湊的主意。齊八正當心熱之際，不辨利害，全權托付琢渠辦理此事。琢渠不敢自專，又必一一稟承老五，所以這裡木器佈置，也都由老五親口相授，琢渠如法泡制。足足忙了大半天工夫，方得舒齊。老五等本約定三點鐘進宅，豈知直到上火過後方來，由她娘一同伴送，隨後齊八也坐著汽車來了，看見客堂中擺著饅頭糕，問是那個送的？琢渠答：「是我的薄禮。」

齊八說：「又要拖費你了。」琢渠連稱不成意思。當夜他們花了十塊錢，叫一桌酒菜，就只老五母女，齊八同琢渠四個人吃，倒也開懷暢飲，賓主盡歡席散。兩位旁邊人各自回家。齊八同老五卻是新房舊物，也不須作者煩絮，琢渠替他們竭力撮合此事，無非想與齊八交情自此更密，遇著一同到那裡賭錢應酬的時候，贏時分紅，輸了也可以做做手腳，刮他些兒油水，就是個道理。做書的一言表明，不須為其細細措寫。舊小說的老套，叫做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那光陰卻不管你有話無話，渾如星馳電掣般的一霎即逝。所以轉眼工夫，已過了三四度月圓，又到新年時節。上海一班富貴人家，倒有一大半聚集許多劉盤龍的高足，呼盧喝雉，通宵達旦，男女混雜，貴賤不分，一擲千萬金而不惜者有之，偶輸百十金，便已傾家蕩產，尋死覓活者亦有之，賭徒怪態，真令人難以形容。

琢渠自然夜夜伴著齊八在賭博場中掏摸，便是老五也沒一夜不到賭場，不過沒和齊八趕在一處罷了。眾人都知她相與了齊八，是個有錢主顧，彼此都轉她錢的念頭。老五坐上去搖攤，下風看準了寶路，都是一條線的下注。偏偏老五手氣不佳，開出盡著重門，連日已輸卻不少。講她自識齊八以來，因注重玉玲瓏的十萬金剛鑽，想慢慢地哄他出來，所以小上頭並不著意。倒是齊八問她，新年中要賭本不要？給了她一千塊錢，那夠老五一夜輸。現在賭的，都是她年來自己私房積蓄，豈有不心痛之理。有一夜她搜搜括括，湊足三千塊錢，預備前去翻本，豈知一出手，就去其三分之二，入了別人的腰包。老五氣憤不過，放下骰盆，看榻床上有煙盤傢伙放著，便想吸一筒煙，舒舒胸中的悶氣，因即橫上去抽籤打泡。奈她不是吸煙的主顧，往時偶然抽一兩筒煙，也是別人裝現成了給她吸的。現在要她自己打煙，可比什麼都難。太近火便要燃燒，離火遠些，就不免點點滴滴，淋漓得燈芯罩上都是。老五恨他不過，將煙籤丟在盤內，自言道：「人倒了霉，連鴉片煙都欺侮我咧。」

其時恰值另有一個賭客，也來吸煙，見老五這般模樣，笑道：「五小姐可是自己不能裝煙麼？讓我代勞罷。」老五一看，見是熟識的吳家奶奶，因也笑說：「煙很欺我們外行呢，怎的打了半天打不成。」吳奶奶笑道：「打煙泡原不是容易之事呢，好手裝的煙，吸一筒可抵兩筒。如打煙不合法，或者燒過了性，吸時既不進門，並且淡而無味。所以我們老吸煙的用熟了裝煙的，不肯輕換生手，就為這個緣故，難怪你們不吸煙的，打不成了。」說時即忙裝就一筒煙，遞給老五，老五連連道謝，吸完了。吳奶奶又自打煙泡，口空著，便同老五閒話，說：「五小姐這幾天輸得不少呢！」老五歎口氣說：「七千出頭了。」吳奶奶道：「也是你手氣不好的緣故，一般邱老六，他哪一天不袋進三四千。還有做外國醫生的小姚，他跟老六的轡頭，也贏了好幾千咧。」老五搖頭不語。吳奶奶又問：「你們八少爺因何不來呢？」

老五說：「他嫌這裡場面太小，所以不來。幸虧他沒有來，若然看見我輸這許多，怕不要怪我沒腦子麼！」吳奶奶說：「今年他光景贏的。」老五搖頭道：「只恐未必，我沒聽得他提起贏的話，也許和我一樣。」正說時，又有一個人過來，說：「你們二位講些什麼？」老五舉目見是開裁縫店的金阿姐，也是她們素識，因道：「金阿姐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金阿姐道：「我不是同吳奶奶一起進來的麼？你與她招呼，難道沒看見我？」老五笑說：「我輸昏了，並沒顧著你，你為何許久不到我那裡來呢？」金阿姐笑道：「五小姐自己不肯作成我們生意，就是來也沒法。」老五笑道：「你只消來來，我覺得不過意了，自然有生意作成你。你只顧不來，難道叫我送上門來，給你不成？」

金阿姐笑了。吳奶奶問她：「你現在押進多少咧？」金阿姐說：「我候了半天，不敢下注，還是姚先生替我押了一注，贏進五十塊錢籌碼，今夜的東道夠了。」吳奶奶道：「你只顧刮人的便宜頭。」金阿姐笑道：「也要他們肯把便宜頭我刮呢。」彼此一笑。其時有人招呼：「五小姐，上風瘋得什麼似的，你還不來押幾下，只顧講空話做什麼？」老五聽說，慌忙押寶去了。金阿姐四顧無人，悄悄對吳奶奶道：「適間小姚又來纏我，你的意思究竟怎樣，眼前主見打定了沒有？」吳奶奶道：「又來了！我教你別再同他瞎纏，你還不聽我的話，可曉得那人現往杭州唱戲，一兩個月就要回來的，知道了決不干休，我固然難做人，便是你也大大的對不住呢。」

金阿姐聽說，呵呵一陣笑道：「我的好奶奶，你真是癡的了。莫說你同他不是結髮夫妻，便是現在許多花燭夫妻，有時候少爺出門去了，少奶奶覺得一個人煩悶，隨意同什麼人玩玩，那也未為不可。就有人知道了，也曉得這是少奶奶散散心的意思。皆因少爺在外面，也未必肯一個人守著寂寞，尋花問柳，自在意中。所以現在文明世界，男女平等，大都如此。至於你說的那人，他在你前頭，相識不知有多少女人了，這是你曉得的，還有他唱過戲的各碼頭，那一處不有十個八個舊相識。目下到了杭州，那裡自然夜夜有人陪伴。惟有你這般癡心等他回來，真是大犯不著呢！講到小姚這人，你看他又長又大，狀貌魁梧，而且待女人很有義風，當初花如是老七，從康家出來，沒做幾節生意，就嫁了他，兩個人要好得什麼似的，看戲遊玩，都同鄉下夫妻，寸步不離一般，我們常取笑他。後來還是老七自己遇著什麼人，硬要上漢口去，小姚留她不住，兩下始各走散的。他守到現在，未弄別的婦女，可見義風不保不但如此，聽說他更有一樁特別好處，無人能及，所以婦人遇著了他，沒一個不歡喜的。現在他為著你，已著實費點工夫，天天同著邱老六到這裡來，並非是為賭錢的緣故，其實便是來看你的，我勸你可憐他一片情意，暫時就同他好好罷。且待那人回來了，再走開去不遲。」

吳奶奶在她說話時，停不燒，口內雖不做聲，心中卻頗著意，直等她話講完了，始拿牙槍裝煙，帶笑說道：「阿金你休瞎三話四，我不懂你講些什麼話？」金阿姐猶欲有言，不期又有候補吸煙的人來，因賭場中吃煙的人很多，煙具卻只兩三副，不夠他們使用，所以你搶我奪，頗為忙碌，搶不著的只可在一旁候補，於是二人也不便再開談判。列位若嫌她們說得不明不白，沒頭沒腦，可是在下也沒法可施，因她們已不開口，叫做書的從何寫起，只得有屈看官們暫熬一時，待她們再談論時，重行交待便了。閒言休絮。當時吳奶奶見有人候她槍用，不便耽擱，匆匆吸完一筒煙，起身讓別人橫下去吸煙，自己走到賭台上，卻見老五適才押別人莊

的時候，贏回一千多些，現在自己又做上風，仍是瘟莊，吃輕配重，回回賠貼。吳奶奶不敢多押，只下十塊五塊的小注，居然也被她刮進了二百餘元。但老五卻早已不名一錢，傾囊而回，心中懊惱萬公，覺年年賭錢，總是贏的。去年跟了齊八，大約晦氣心上命，所以今年一敗塗地，羅掘已盡，翻本不易，我跟他所望的就是玉玲瓏遺下的許多首飾，但他從沒給我一點，問及時也含糊對答，不知是何意見？若在往年，我錢不夠用，向張老四開口，有求必應，現在倒反弄得十分尷尬，這邊大好處沒弄著，那邊的小利益也失卻了，如果偷雞不著失把米，可真的大倒娘霉呢。這夜她決定主意，用最後手段，向齊八要求這十萬金剛鑽。不意齊八仍沒著實回話，說：「我們這幾天，正忙著賭錢呢，你那話兒且待慢慢的再拿便了。」

老五聞言，不免大大的不悅道：「從前我問你要的時候，你說隔幾時拿給我，直到今日，還是這句話。講現在新年頭上，就使我問你借，你也得借幾件與我，繃繃場面，況我也算跟了你，雖然有東西帶沒東西帶，都是你家的場面，但我在小姊妹跟前，也坍台不下，擔了嫁著你齊家闊少爺的好名氣，誰不知道玉玲瓏遺下金剛鑽很多，現在我用來用去，仍是自己的幾樣，掉不出什麼新奇花樣，說出來叫人也不相信我同你要好。你現在賭了錢，難道連回家去拿一件東西的工夫都沒有麼？譬如你此時少吸一筒煙，馬上就可回去拿了東西來，汽車來去，本來很快，耽擱不到你兩筒煙時候，你若肯給我，立刻去拿。倘若不肯給我，也實說一句，休得推三話四。」

言時聲色俱厲。齊八覺得這一件事，萬萬再瞞不住了，不如實告訴她，叫她死了這一條心，免得日後還要相纏，因對老五哈哈大笑道：「五小姐你休著急，也不必生氣。我老實告訴你，所說的金剛鑽，我自那人死後，早已變賣完了。皆因買他時候，我也是將地產做押款買的，他雖難得用著這個，困銀箱的時候為多，但我那每月的押款利息，可已丟卻好幾千銀子，就比租著用也貴得多呢。她在的時候，我果然沒法可使。但她死後，我又何苦再留這些東西，擔此重利，所以朋友勸我所蝕卻幾個，變賣了贖回押款，這還是同你相識以前之事。那一回你向我開口，倒不是我存心要瞞你什麼，皆因我本來要買金剛鑽送給你的，無奈暫時手頭來不及。若說再做押款去買，那又未免太不上算了。其時恰值我們幾弟兄，合的一筆公產，有變賣分現之識，所以我就想待這票錢下來買給你，故此告訴你，暫隔些時。後來不意他們講價不合，就此不願賣了，這件事不得不擱將下來。今年我打算賭裡頭贏些去買，又偏偏手氣不佳，輸卻二萬有餘。倒是賈琢渠這廝，大得其法，有好幾千塊拖進了。所以你現在立逼著我，教我也沒法可施，還是請你耐著心，略待幾時，遲早我一定償你的心願便了。」

老五聽完，心也涼了半截。雖然齊八沒回絕她，但她的胃口不小，起初原欲獨得玉玲瓏所遺的十萬首飾，所以安安穩穩，跟著齊八過日子，連眼風也不輕易給人一個。現在聽說目的物都賣完了，情知再買時候，一定沒玉玲瓏那般多了，東西困銀箱，押款擔重利，齊八意在言外，我若只貪幾件帶的，老實說，何處弄不著，戀他何為，不過就此走散，未免太便宜他。因此當時默不做聲，和平了結。不過自這一夜談判後，老五對於齊八方面，無可無不可，也不再怕他了。他一走自己便回娘家，張三李四，隨意搭訕，又同沒跟齊八時候一般模樣。不過齊八有部汽車，汽車夫名喚阿根，老五自和齊八相與之後，因欲來往坐著汽車，光輝光輝，齊八便把汽車讓給她用，自己倒反坐黃包車來往。老五卻搭足少奶奶的架子，將阿根呼來喚去。講做汽車夫的有多少好人，若使你手頭鬆闊些兒，或者尚肯聽你指揮，偏偏老五仗著齊八寵愛，小費上既一介不與，還要神氣活現，做出一面孔東家娘娘的氣勢，阿根心中先已不服。他並知老五的出身，不是正路，因此更瞧她不起，背後常有閒言閒語，不過聽的人沒個敢告訴老五，老五也不能知道。現在他仍替老五開車，見老五如此模樣，益發氣憤不平，雖然不敢去告訴齊八，卻常兩腿蹣跚在車門上，對人談論說：「我開了好幾年少爺們的汽車，現在又替婊子開車了。」

這句話若在齊八的門口講，自然不致惹禍，偏偏他在老五娘家的門口高談闊論，被一個底下人聽得了，先去告訴老五之母，間接傳入老五的耳內。老五得知，焉有不生氣之理。依她心思，便欲喚阿根進來，打他幾個嘴巴。禁不住老母苦苦相勸，說這班小人，惹他不得，寧可記在肚內，不可放在面上。老五氣猶未息，雖不同阿根當面發作，這夜枕頭旁邊，卻向齊八說了阿根許多的不好，要求馬上歇他生意。齊八奉命，不敢不依。第二天起來，就將阿根工錢算清，叫他走路。阿根探知是老五作的梗，不免懷恨於心，刻刻圖報。有一天剛值老五自娘處出來，沒坐汽車，黃包車拖出弄堂口，恰被阿根看見，慌忙上前攔住去路，大罵：「嚼舌頭的淫婦，無故弄掉我阿根飯碗，我橫豎生意沒有，預備進巡捕房吃官司去的，今兒先請你吃兩記嘴巴。」說罷，伸出粗毛大手，將老五吹彈得破，又白又細的粉臉上，拍拍兩下，打得清脆可聽。打完，阿根也拔腳如飛逃去。老五當此時候，只有光著臉兒受打，並無抗拒之力。況那時正在白天，所以看見的人很多。就是沒巡捕在旁罷了，一眾閒人，誰肯硬出頭去同汽車夫作對。因此眼看老五受打，並無個肯替她抓人的。阿根一跑，他們倒反拍手大笑，笑得老五面上火也似的又紅又熱起來，一半被打，一半卻是害羞。那黃包車夫竟同木偶般的，呆立在馬路中間，不能移步。老五又羞又痛，連連頓足，罵那黃包車夫：「死胚，還不拖我快走。」

那車夫也醒悟了，慌忙拖著她飛跑。眾人的笑聲，又同時並作。老五回轉家中，羞憤不堪，想想要告訴齊八，將阿根拿住送巡捕房重辦，又一想，自己嘴巴已被他打了，就是辦了他，也收不回來，而且現在知道的不過目睹幾個人，倘若一到公堂，登出報來，豈不張揚更廣，我的台也更坍大了。況那阿根，這種殺胚，吃幾天官司，並不在他心上，辦重了，怨毒更深，日後出來，不知還要怎樣的報復。倒不如這回忍氣吞聲，讓他打兩下出了氣，後來便不致再有野蠻舉動了。她這念頭果然開通，惜乎早沒轉著，早轉著了，又何致受此奇辱呢。這回她索興瞞人瞞到底，便在齊八跟前，也絕口不道隻字。不過她欲與齊八割絕之心，更為堅決。她心中不想別的，只圖得當兒拿他幾千走，也不枉費這數月心機。那天齊八賭罷回來，老五問他贏不贏？齊八歎口氣說：「被別人贏去了。」

老五想他輸得利害，現在光景弄不著了，忽想起齊八手指上的金剛鑽戒指，泛頭甚好，還是數十年前舊物，俗名叫做火油鑽，現今市面上頗難真取，據他自言重十二個克拉，足值七千餘元，何不設法拿了她的走，免得悶在這裡，不得出頭之日了。主意既定，他候著齊八洗手淨面的時候，看他卸下戒指，放在自己衣袋之內，洗罷再帶，從不脫手。這倒不是齊八防老五起什麼壞心，皆因他從前在堂子內，因洗手除戒指，忘卻一隻價值千餘元的鑽戒，受了損失，不敢隨處亂丟，除下便置在衣袋裡面，習慣成了自然。老五無處下手，心中好不焦悶。直至睡到床上，戒指仍在齊八手指上。老五心生一計，私自起指甲在自己雪白的頸項上，划了一條血痕，待齊八擁抱她的時候，假意叫聲：「阿啣。」

齊八驚問所以，老五嬌聲說：「你戒指上鑲腳，划碎我的頸項了。」齊八忙移電燈照時，果見她螭蟻粉頸上，添了二分餘長一道血痕。齊八好不心痛，慌忙撫摩安慰。老五嬌嗔說：「你還不把這害人的東西除下，放在枕頭邊，難道划了我一下子不算數，更要划第二下麼？」齊八連稱不敢，一面將鑽戒除下，置在枕邊，老五方許他共夢。後來兩個人都睡著了。老五心中有事先醒，探手枕旁，摸著鑽戒，不由心中大喜，輕輕坐起身來，悄悄下床，偶一震動，齊八醒了，問她做什麼？老五推頭解洩，齊八一翻身又睡著了。老五穿好衣裳，撩起窗簾，看天已破曉，她早有存心，所以值錢的衣服，都預先搬回娘家，此時只披一件狐嵌一口鐘，開房門出來，喚醒娘姨，說：「我有事出去，少停少爺問你，你只對他說我去了就是。」